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四四四 次会议

200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乌瓦纳先生	(马里)
成员：	孟加拉国	乔杜里先生
	中国	陈旭先生
	哥伦比亚	巴尔迪维索先生
	法国	达阿雄女士
	爱尔兰	科尔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小姐
	毛里求斯	昆朱尔先生
	挪威	斯特罗门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拉诺夫斯基先生
	新加坡	马布巴尼先生
	突尼斯	马吉杜卜先生
	乌克兰	库欣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尔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坎宁安先生

议程项目

安哥拉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上午 10 时 45 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局势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事先协商达成的谅解，并且如果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副秘书长兼非洲问题特别顾问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参加会议。

就这样决定。

我请甘巴里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欢迎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今天出席我们的会议。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事先协商达成的谅解举行会议的。

在本次会议上，安理会成员将听取副秘书长兼非洲问题特别顾问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的简报。

甘巴里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对秘书长决定参加我们今天上午的会议有多么高兴。这表明他对整个非洲问题，当然，尤其是对安哥拉的长期冲突是多么重视。我感到就像一位中学教师在校长出席的聚会上发言一样，所以如果我有点紧张的话，请大家原谅。

我高兴地就我最近一次出使安哥拉的情况向安理会作简报。这次出使是应安哥拉政府的邀请，根据秘书长的指示，并在安理会成员于 11 月 15 日举行的关于安哥拉问题的最近一次公开会议上强烈表示的祝福下进行的。我这次出使的主要目的是与该国政府、各政党、教会、民间社会的代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协商联合国如何才能最好在《卢萨卡协定》框架内加速推进安哥拉的和平进程。在安哥拉，我还与有关当局和国家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讨论了改进安哥拉人民面临的人道主义局势的方法。

我访问的重点是与若泽·埃德华多·多斯桑托斯总统的会晤，这是他首次在我访问开始时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在访问最后时接见我。我认为，这是一项有意的行动，意味着为与其内阁其他成员随后进行的讨论定下基调。我还会见了对外关系部长米兰达先生、内政部长多斯桑托斯·“南多”先生；以及计划部长洛伦索女士。

我还组织了与议会议长罗伯特·德阿尔梅达先生；执政的人运秘书长洛伦索先生；实现安哥拉和平教派间委员会的代表和民间社会的其他成员；议会团体的领导人；安盟的议员；新生安盟；各人道主义机构；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外交团的三主席和其他成员；捐助国的组织和安哥拉的其他利益攸关者的会谈。

在我就今年五月份对安哥拉的上一次访问向安理会做简报时，我提到我访问的结果是发现那里存在着三组问题，而且事实上也可把它们比作一组不同的光。

第一，绿色的光：系指这样一些问题，即政府打算立即开始就其与联合国进行合作，诸如管理和和平与全国和解基金，设计和实施关于复员士兵的试验性项目，重新安置国内流离失所人员以及援助选举进程。

第二，黄色的光：系指这样一些问题，即政府通知我，在作出确定性反应之前需要有更多时间对其进行考虑，诸如正像在政府的四点和平计划中提及的解除安盟战斗人员武装和收集武器的方式；直接与安盟的若纳斯·萨文比进行接触；以及建立人道主义走廊的可能性。

第三，红色的光：系指这样一些问题，即被政府认为是不可谈判的问题，诸如任何在《卢萨卡议定书》框架之外解决冲突的企图，或者任何重新谈判该议定书本身的企图。不过，在这方面，政府需要承认或许要对该议定书的某些条款进行调整，以便考虑到安哥拉当地业已变化的实际情况。

我很高兴地向安理会报告，在我上次即 12 月 8 日至 14 日对罗安达访问期间，我们以坦诚的方式就所有这些问题与政府进行了广泛讨论。我的全部评价是，在所有方面都在取得进展，联合国协助结束安哥拉战争的政策和战略的要点已经得到重新确认。

请让我向安理会重申这项政策的要点：第一，这一冲突绝不可能有任何军事解决办法；第二，制裁是一种重要手段，利用这一手段可以迫使安盟放弃战争，返回到政治进程中去；第三，支持民间社会是和平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鼓励政府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方案，我们认为这一方案将会对和平进程作出额外的贡献。

在我上次对安理会做简报时，我告知安理会，秘书长已经批准了自 2001 年 9 月 17 日至 27 日向安哥拉派出一个多机构考察团。该考察团的报告在秘书处得到了认真审议。在我之前向安哥拉派出了第二个特派团，该特派团在我访问期间驻留在安哥拉，我当时与有关当局讨论早先时的考察团的调查结论，并且起草一项行动方案。兼任部门间和平与全国和解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内政部长告诉我，安哥拉政府对该考察团提出的各项建议，以及政府小组与联合国小组之间建立的合作精神表示非常满意。

2002 年 1 月至 2 月，派出了一个技术小组在安哥拉停留四周，以执行后续任务，就行动方案和全面战略的细节开展工作。确认了三个主要合作和支持领域如下：第一，在两个省编制综合的试验性发展方案，包括建立能力以便在省一级规划和编制适当的预算，重建基础设施和编制缓解人民的社会困难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方案；第二，编制一项和平与和解方案，其中和平与全国和解基金预期将发挥主导作用；以及第三，编制民事登记方案和其他方案，以加强机构建设，这些机构将解决预计于 2002 年举行的自由和公正选举的障碍问题。

关于所建议的国家选举的特定问题，政府继续表示它保证不久将进行选举。不过，情况越来越明显，在 2002 年下半年，即政府制定的选举日期进行选举

是不现实的。就新宪法的基本原则进行的讨论似乎已陷入僵局，其主要障碍是对省长是否应进行直接选举，或者像现在这样，由共和国总统来任命。

不过，这些和其他引起争论的问题将在 2002 年 2 月份得到解决，届时宪法委员会将提交一份宪法草案。重要的是，要牢记该草案随后将提交进行公开辩论，在最后草案得到批准之前还需要六个月时间。此外，据估计目前安哥拉有 60% 的人并不拥有任何形式的身份证件。多机构技术小组将协助安哥拉政府起草一项民事登记方案，这对于选举登记和其他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来说，人道主义局势在一些地区正在恶化。国内流离失所人员和难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人道主义机构可以应付的能力。例如，据估计这些人已经达到 410 万，而且人们必须要记住，这是一个全部人口仅有大约 1200 万人的国家。

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迅猛增加归因于安哥拉武装部队的进攻，归因于政府部队所采取的所谓扫荡行动。扫荡行动是一项战略，不断地把居住在原居住地的人迁往国内被迫流离者的营地，旨在使安盟失去其支援基地，特别是使其失去补充粮食和军事人员的基地。在任何情况下，国内流离失所人员的增加，除了其他问题外，都造成营地内的营养不良程度恶化。

尽管如此，政府已经作出巨大努力来改善该国的人道主义形势。例如，它已经划拨额外的资金来解决国内流离失所人员日益涌入城市地区的问题，这种情况是由于政府部队最近的军事攻势造成的。此外，政府还制定计划在明年初重新安置 50 万人，联合国各机构也已保证重新安置另外 15 万人。政府还关闭了临时营地，这些营地的设施严重不足。营养中心的情况表明，自五月份至九月初以来情况有所改善，尽管大约两个月之前由于人口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流动，情况又有所恶化。

不过，政府已经改善了向该国许多不可能经公路抵达的地方提供粮食的途径。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

计划署)的代表——他也是安哥拉人道主义事务副协调员——对我说,粮食计划署的护运车队已经开始用公路向那些在数月之前还不能抵达的地点运输粮食。政府也已经修复了某些基础设施,诸如桥梁和简易机场。特别是设在基多的简易机场目前正在修复之中,在该国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整个运输情况都有所改善。只有一些东部省份还很难接近。

此外,政府还指示国防部队在尚不能保证安全的地方运输粮食,同时正在作出努力以满足人道主义机构实行的安全标准,并且对这些地区实行国家行政管理。

政府当局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巩固向那些目前可经公路通达的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此作为第一步,并且逐步向全国扩展。不过,政府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建立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走廊,因为安盟并没有控制任何已知的领土。尽管如此,它愿意考虑“安全区”的想法,在那里可以向那些急需援助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些地方可以通过某种安排提供安全保障,使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感兴趣的方面感到满意。

现在我要谈一谈问题的关键:和平进程本身的问题。关于和平前景,人们首次满意地注意到,在征求意见的人们中达成了一致的见解,即联合国在和平进程中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安哥拉政府重申,它不反对各教会在促进与萨文比的安盟进行接触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这应通过联合国来进行。联合国应恢复它作为调停者的作用。与此同时,安哥拉政府认为,安盟的军事能力几乎已完全被摧毁,因此要挽救它只有靠奇迹。据政府说,安盟只能靠残余势力开展活动,它没有攻击军事目标的任何能力。它没有控制任何领土或城市,目前正面临许多普通士兵,包括高级官员的变节。事实上,我们被告知,现在萨文比的安盟总共只剩下 200 名军官。然而,安哥拉政府确认,安盟仍有能力实施恐怖攻击,这有损和平以及该国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

安盟议员也重申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在《卢萨卡议定书》框架内进行对话来实现和平。然而,他们提醒说,《卢萨卡议定书》不应被纯粹用来作为迫使安盟投降的跳板。安盟在其向联合国通报的 12 点和平计划中表示,《卢萨卡议定书》应作必要调整后再实施。它们还强调说,尽管该团体基本上可以转达安盟的立场,但最后的决定仍然要由以萨文比生为首的领导层作出。因此,如果要实现和平,就应该恢复与萨文比先生的对话。

在这方面,我们掌握了最近的情况,即萨文比先生表示希望在《卢萨卡议定书》范围内恢复与罗安达政府的对话,但是必须确认这一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在我们于安哥拉境内进行的整个协商过程中,我向当事方发出了呼吁,表示有必要立即将和平进程转入正轨并找到可以就和平问题展开认真讨论的正确途径。安哥拉政府和安盟议员似乎认为这一呼吁是合理的。

在一个相关问题上,我所率领的代表团也有机会与当局讨论了在和平进程加速情况下收缴和销毁武器的问题。安哥拉政府在它的四点和和平计划中指出,联合国应该对这项任务承担责任。然而,如果接受这项任务,则联合国安哥拉办事处(联安办事处)的目前任务与能力将需调整。我们知道,目前的任务规定使联安办事处能够承担两个方面的工作:人权领域的能力建设以及帮助促进人道主义援助。

因此,就我们面前的议题而言,目前在秘书处以及今后在安理会进一步讨论该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据预计,与此同时,经过与联合国技术小组和安哥拉政府讨论的试点方案将含有一个关于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并恢复平民生活的内容,而安哥拉政府将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安哥拉政府还告诉我们,安盟的一些战斗人员带着武器叛逃到政府控制的地区。因此,应该考虑并制定一个机制,帮助收缴和销毁这些武器。

最后,现在的确已经存在推动安哥拉和平进程的机会,联合国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在这方面,秘书长已指示我继续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某些

领导人、非洲其他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会员国就今后的前进道路继续进行协商。在秘书长的指导下，我们秘书处将继续努力处理这些问题，我们也将继续与安理会和其他有关各方一道努力，找到在《卢萨卡议定书》范围内加快和平进程的办法，争取早日实现安哥拉的和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甘巴里先生所作的详细情况介绍。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赞赏你主动召集这次关于安哥拉问题的会议。我们感谢甘巴里大使所作的情况介绍。他在谈到自己时过于谦虚。他所说的话反映出他是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权威，也是实地的一位实干家。

他对所需方案的叙述理应得到高度重视。毫无疑问，各种问题仍然存在。人道主义局势的恶化令人担忧，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增多也是令人不安的。甘巴里先生为人们做了件好事，指明了这些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他对和平进程所作的叙述是令人鼓舞的。看到秘书长今天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尤其令我们感到鼓舞。

孟加拉国一贯支持联合国在包括安哥拉局势在内各种冲突局势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作用由于目前实施的制裁以及联合国安哥拉办事处（联安办事处）的活动而得到了加强。目前的各项制裁继续对安盟发动战争的能力产生抑制作用。事实证明，甘巴里大使最近几个月亲自作出的努力在提供引导，极大地帮助解决这一长期存在而且看起来极为棘手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将需要在秘书长的指导下采取新的主动行动。我们将继续支持这方面的努力。

我要重点谈谈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三个问题。首先，在冲突持续不断的情况下，如何最妥当地处理人道主义局势，尤其是通行的问题？很显然，只要冲突继续存在，我们就必须继续重视受战争影响的民众的

处境。阻碍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一个长期问题是缺乏安全的通道。我们赞赏地注意到安哥拉政府在促进其控制区内的安全通行方面开展了努力。我们认为，需要在这方面开展更多的努力，以大大改进受影响民众的状况。

我要谈的第二点涉及联合国与安哥拉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最近由于联合国安哥拉办事处（联安办事处）的出色工作，这方面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同样，甘巴里先生的努力引发并推动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对安哥拉问题的积极关心。我们以前曾数次表示赞赏和支持联安办事处的作用和活动。我们认为，现在具备条件，可以将这些活动扩大到诸如受战争影响和被遣散战斗人员的试验性项目等新领域。

向流离失所者和那些已放弃暴力者提供其他形式生计，对于传播和平信息来说，极其重要。联合国应该尽力帮助政府开展这一努力。

最后，很显然，光是采取这些步骤是不可能实现安哥拉境内和平这一最终目标的。局势的复杂性要求采取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S/2001/956）中所描述的“有创意的办法”。该报告第14段指出，他深信，“这场冲突无法光靠军事手段来解决”，我们完全赞成这一看法。如果当事方之间不开展切实的对话，和平进程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如果没有停火，就难以想象会有一场对话。如果当事方关于希望和平的言论是真诚的，那么在《卢萨卡议定书》的框架内——以及在其基础上——开展的对话应能促成讨论各方关切的所有问题。我们赞成安理会向所有各方发出这样的强烈信号。鉴于安理会在不断监测对安盟制裁的有效实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现在有必要提供一股强大的动力。这将使我们更接近于实现我们在非洲这一地区的目标以及解决令人痛苦地长期持续存在的一个问题。

达兰特小姐（牙买加）（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与你一道欢迎秘书长参加今天上午关于安哥拉局势的讨论。该国长达26年的战争是非洲大陆持续最长的冲突之一。我们对秘书长和他的副秘书长对这

这个问题的关注感到非常高兴。在这方面，我们要感谢你召集这次会议，使我们能够听取副秘书长甘巴里就他最近于 12 月初对安哥拉的访问所作的情况介绍。

我们可以回顾，在今年初，由于在安哥拉当局和联合国之间开始出现一种更有利于对话和建立信心的气氛，而出现了一些令人产生希望的微小迹象。在安哥拉社会内，主要是由于民间社会，包括为和平进行鼓动的教会以及人道主义组织和其它组织的影响，也正在撒下和平的种子。

甘巴里大使之行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联合国应邀请更充分地参与和平进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情况，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可以在使安哥拉民间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走到一起以及在谋求为与安盟进行对话创造条件方面发挥某种作用。

我们继续深信，不可能用军事办法解决安哥拉的冲突，只能通过对话与谈判来实现可持续和平。象我们在这个安理会中多次说过的那样，冲突的首要责任在于萨文比先生和安盟。我们还重申，卢萨卡协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继续是这方面的最可行基础。各方现在都应接受以下事实：政治解决是在安哥拉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安盟如果期望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的话，它必须在社会中起一种更有建设性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听到副秘书长甘巴里说，萨文比先生表示可能愿意与安哥拉政府进行讨论。我们希望，能够很快实现这一点。

民间社会的重要作用也使我们看到一线希望，这种作用必须加以鼓励。我们的看法是，这些团体可以起一种中介作用，交战各方可以通过它们进行谈判以寻求一些共同点。得到甘巴里大使所作的情况介绍证实的最近报告表明，包括宗教、妇女和其它利益团体的组织正在积极要求立即实现双边停火，它们已承诺为安哥拉的和平作出努力。

我们也注意到关于建立一种机制的呼吁，其作用将是促进使国家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纳入政治对话进程中。我们同意，在安哥拉准备进行选举时，这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建议。然而，我们注意到甘巴里大使指出，选举的时间表可能会推迟。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通过其将在 1 月访问安哥拉的技术工作组所提供的协助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将集中进行与公民登记以及和平与和解方案有关的工作，所有这些方案都必须为选举奠定基础。

我国代表团希望提到的另一个方面是裁军、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甘巴里大使指出，如果联合国驻安哥拉办事处将参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就需要更仔细地研究该办事处的目前任务。我们当然认为，这是一个联合国需要更充分参与的领域，包括可能利用来自经常预算的资金。

另一个领域是人道主义局势。最近的人道主义报告表明，安哥拉的人道主义局势在 2001 年期间没有出现明显改善。我们欢迎正式开始 2000 年关于安哥拉的机构间联合呼吁，并指出，将需要 1 亿 1 400 万美元，以便为由于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大约 4 百万安哥拉人——占该国人口的 25%——提供粮食安全。

我们注意到甘巴里大使提到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数目日增的局势，我们赞扬安哥拉政府正在采取行动以便在明年年初之前重新安置大约 50 万人。我们还注意到，它关闭了过渡居留营并正在使粮食的提供变得更容易。我们还赞扬各种人道主义机构，特别是世界粮食计划署为救济安哥拉人民而作出的努力。

最后，在牙买加准备离开安全理事会时，我们想鼓励国际社会和安哥拉各方努力使安哥拉的和平进程继续下去。有关各方现在应超越狭隘的自私利益，而谋求促进对该国和该国全体人民的今后发展有利的事物。

最后，我想正式表示赞扬秘书长，并赞扬副秘书长甘巴里为促进安哥拉的和平事业而作出的出色努力。我们还对副秘书长作为秘书长非洲特别任务特别顾问的任期延长一年表示赞赏。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牙买加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斯特门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感谢甘巴里大使向我们介绍他最近对安哥拉进行重要访问的情况，并欢迎秘书长参加今天的会议。

从访问期间的积极和建设性气氛来看，联合国与安哥拉政府之间的工作关系似乎很好。我们当然对此表示愉快。

就和平进程而言，我们对关于可能有取得进展的迹象的报告感到鼓舞。在这方面，我们强烈敦促各方，特别是安盟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脱离战争和恐怖的道路，而为冲突的和平解决作出努力。我们还对以下一点感到高兴：民间社会现在似乎有机会在这个进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我们和安理会多次强调了教会和其它民间团体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想赞扬安哥拉政府努力与这些团体建立联系。

安哥拉的人道主义局势令人深感关切。所有的报道都证实，对大部分人口来说，特别是对国内流离失所者来说，局势继续是极其困难的，其主要原因当然是冲突的继续。我们想赞扬该国政府加强其为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而作出的努力，我们鼓励它继续这样做。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萨文比先生和安盟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暴力行动。尽管萨文比先生本人目前保持沉默，但他仍然在安哥拉起一种关键性作用。安理会应继续迫使他对其所处的局势负责，尽管一些人说他很快就会失去其全部影响力，而他的军事能力也降低到几乎等于零。

最后，让我重复说，我们对安哥拉的新的事态发展感到鼓舞。我们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将能帮助该国政府充分利用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为安哥拉人口创造和平和更好的未来。挪威将继续是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

库欣斯基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确实值得注意的是，安理会今年的最后一次实质性会议是用于讨论安哥拉的局势。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安全理事会应

继续切实参与处理该国的局势，并密切注视和平进程中的进展。

很高兴看到秘书长同我们一起参加今天的会议。

我国代表团感谢副秘书长易卜拉欣·甘巴里关于对罗安达的最近访问的令人极感兴趣的、资料详尽的通报以及他对当地事态发展的全面分析。我们在甘巴里今天的发言中看到许多乐观精神，我们要高度赞扬他为推动和平解决继续给安哥拉带来破坏的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冲突和结束该国人民的苦难所作的努力。

安哥拉政府最近作出的请求教会充当政府与萨文比领导的安盟之间调解人的决定是朝恢复对话和为该国和平进程注入活力跨出的重要一步。象在以前场合所做的一样，我国代表团愿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仍然是除另一个漫长的游击战十年前景外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我们表示坚信，恢复与安盟的对话应该以《卢萨卡议定书》原则为基础，并且旨在执行该议定书，而不是重新谈判该议定书。

在这种形势下，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必须保持对安盟的压力，敦促安盟（包括通过执行一贯的制裁政策和采取其它手段）继续与安哥拉政府对话。萨文比先生必须表明他对和平解决的承诺，并且放弃其继续开展恐怖运动的政策。安盟持续不断的军事活动是不能接受的，并且证明它一再声称它寻求和平解决冲突是假的。

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民间社会在安哥拉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最近的事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趋势的巨大潜力，不仅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而且还在为该国建立一个民主的、稳定的未来方面。在这一方面，我要强调安哥拉政府在过去几个月和过去几年为促进民主化进程、法治和保护人权而采取的措施的重要性。这对加强民间社会作为该国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们还欢迎政府采取的其它向前看措施，这些措施成为对安哥拉和平与和解的宝贵贡献。

如果不稳步地改善安哥拉政府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和加强信任气氛，真正的成功将难于实现。我们敦促秘书长及其非洲问题特别顾问继续在寻求安哥拉和平与和解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要问甘巴里先生，在恢复的政府与安盟之间对话进程中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这一对话继续进行——并且成功地继续进行的对话，他是否认为联合国应发挥新作用？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重申乌克兰对安哥拉和平进程的坚决支持。我们将继续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并将在这道路上同安全理事会和安哥拉政府一起工作。

陈旭先生（中国）：感谢甘巴里副秘书长关于安哥拉形势近况的通报。我们赞赏他为安哥拉和平进程所作的努力。

当前，安哥拉和平进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刚才甘巴里先生也提到已出现一个和平的希望之窗。总的来讲，形势是令人鼓舞的。我们感谢主席在这种情况下安排这次公开会议。继年初多斯桑托斯总统提出实现安哥拉和平的四点和平倡议后，安哥拉政府多次重申《卢萨卡议定书》的有效性，并表示将就实现民族和解及全面和平继续作出努力，强调愿与安社会有关方面共同探讨实现和解、和平的途径、形式以及具体方法。中国代表团高度赞赏安哥拉政府作出的不懈努力。

但令人遗憾的是，安盟萨文比武装派别对安哥拉政府的积极倡议置若罔闻，并继续进行破坏安哥拉和平的恐怖活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萨文比及其武装派别应对安哥拉和平进程一再受挫负全部责任。

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要求萨文比及其武装派别立即积极回应安哥拉政府的善意，放下武器，开始与政府和谈，首先探讨停火、安置武装人员的途径和方式。为安哥拉问题的政治解决，为缓解安哥拉人道局势创造有利条件。在安哥拉和平进程中，我们赞同安哥拉政府关于发挥社会团体作用的做法。我们认为，《卢

萨卡协议》和安理会有关决议仍然是解决安哥拉问题的基础。我们希望联合国为实现推动安哥拉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一方面，我们支持甘巴里先生继续作出努力，也希望他取得更大的成绩。

埃尔登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甘巴里大使作了我认为关于他的访问的十分重要和意义重大的报告。我认为，他的访问本身就十分重要和意义重大。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安哥拉政府在罗安达给予副秘书长甘巴里极为有益的、友善的接待。在他的通报的最后几分钟，我不得不离开会议室。我不知道在座的其他人如何，但是我们肯定发现，节日即将来临，这使生活更加繁忙，而不是更加轻松。

我想在座的其他人从联合王国那里听够了我们对安哥拉问题的一般性立场，我现在不予以重复。我认为，作为我国政策依据的原则是众所周知的，这些原则与在座的其它代表团的的原则是一致的。然而，我要问甘巴里先生他所作的非常有益的、富有启发性的通报所产生的几个问题。

正如他所说的，问题的实质与和平进程和如何能够重新启动和平进程有关，这毕竟是我们大家在此努力做和帮助实现的事情。我认为，这应享有最高优先地位。

甘巴里教授说，他在同每一个人谈话时，都强调，现在应当将和平进程纳入正轨。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得知甘巴里教授发现在卢安达与他接谈的人作出了广泛的反响，确实令人高兴。如果情况如此，则在我看来，我们确实有机会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同样，我们也很希望听取，在此情况下，甘巴里副秘书长如何促进在当时双方以及与安盟之间重新建立定期接触。

我本该同意他所说的政府关于联合国在这里的潜在作用和教会潜在作用的决定的重要性和意义，但我们很希望听取甘巴里副秘书长说明一下如何来促成这一点，以及目前的制裁体制将对此发生何种影响，因为正如他所正确指出的，制裁本身不是目的。

它们也不是惩罚手段。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施加压力的手段，借此来促使安盟重新执行我们所有人都支持《卢萨卡议定书》。

第二，会议桌前的许多发言者都谈到了民间团体的作用。乌克兰的库欣斯基大使深入讲述了这一点。我们很希望听取甘巴里副秘书长谈谈在目前阶段，他是否还希望说些什么，阐述他如何看待民间团体的作用，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应如何介入，以及安理会还可以作出哪些事情来支持这一进程。

最后，我还必须谈谈目前的人道主义局势。我很冷静地听取了甘巴里副秘书长关于这一局势的报告。遗憾的是，情况并不乐观，但安哥拉政府采取的措施令人高兴。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密切关注 40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前景，我希望得知，甘巴里副秘书长是否对被强迫流离失所者的增加或减少以及国际社会如何提供更多的援助作出了某种评价。

在此情况下，我认为，自从安理会上次通报安哥拉的人道主义局势以来，已经有一年过去了，我认为，我们不妨再尽快进行这一通报，或许还不妨听取安哥拉政府的情况简介。塞尔布奥·比埃拉·德梅希洛一年之前仍然主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事处时作出的介绍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认为，此类介绍可以帮助安理会成员更敏锐地意识到有关需要。如果类似的情况介绍可以帮助捐助界意识到这方面的进一步需要，那么我想，这将切实推动调动资源和资金，为这些贫苦民众做一些事情。

阿雄女士（法国）（**以法语发言**）：今天，我们很高兴与刚从安哥拉返回的甘巴里副大使会面，我们非常感谢他作出了努力，设法在《卢萨卡议定书》基础上，在安哥拉促进政府和安盟之间的对话和和解。

安哥拉冲突的后果对安哥拉人民是悲剧性的，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知和平为何物。战斗和游击活动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恐怖。通讯线路成为致命攻击的目标，数百万枚地雷遍布各地，令人们举步维艰。

自从安哥拉于 1975 年独立以来，这一战争给安哥拉带来了无休无止的灾难，我们都知道战争的根源。若纳斯·萨文比领导人安盟应对此悲剧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们不执行《卢萨卡议定书》的条款，因为他们不断重整军备，因为他们仍然在整个国家，包括对平民反动猛烈的攻击。

虽然政府设想大力削弱安盟的势力，但后者仍然设法在全国保持了游击能力，最近直接针对平民发动的恐怖主义攻击就证实了这一点，对此，国际社会已作出了一致谴责。安全理事会以国际社会的名义，颁布对萨文比先生运动的制裁，原因正在于此。我们认为，这些制裁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迫使安盟遵守其义务，回到和平的道路上来。他们必须履行这些义务，同时，我们希望再度借此机会，感谢拉腊因大使和他的监督机构作出的努力。

无论如何，象许多发言者指出的，显然，对安哥拉危机靠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最近出现了恢复对话的迹象。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民间团体，尤其是教会。这里，我希望回顾，12 月 12 日，欧洲议会将萨哈洛夫奖颁给了卢班戈大主教和安哥拉教会间和平委员会主席蒙西尼奥·察哈里亚斯·凯穆恩赫，褒扬他支持本国恢复和平。但这也是联合国、更具体地说，是甘巴里先生努力的结果。甘巴里大使确实一手促成了安哥拉当局和联合国目前的良好关系。对此应当表示欢迎。

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安哥拉政府对这些努力作出了积极响应。安哥拉政府奉行的开放政策是这方面的可喜讯号。我们特别要提到大赦前战斗人员和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的措施，以及宣布大选和体制改革，对此，国际社会应在适当时机给予一切必要支持。

我们还欢迎政府对若纳斯·萨文比显示了开放态度，邀请他在某种条件下定期进行对话，并请他确定一个日期，停止敌对行动，或庄严宣布放弃战争。

此外，正如甘巴里大使所说，安哥拉政府刚刚授权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促进冲突双方之间的对话。

我们希望，安盟将对甘巴里先生所说的这些善意行动作出回应，同时，正如联合国代表刚刚讲到，我希望听取他关于这方面情况的看法。

国际社会应尽快坚决承诺同安哥拉一道参与和平进程，帮助安哥拉重建国家。但在当前，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安哥拉人民解决那里的严重人道主义局势。必须找出解决办法使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有安全的保障，并便利非政府组织和人民间的联系，使人道主义组织同所有当事方建立联系，以便开展工作。

事实上，仍然很难接触到处于危难中的人民。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我们听甘巴里先生说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应该由安盟政府为安哥拉全境、包括安哥拉东部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提供便利。安盟必须完全停止威胁人道主义车队的安全。就其本身而言，政府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在其控制下地区内的车队的安全。

长期而言，我们要再次提及的是，安哥拉的民族和解和恢复稳定需要经济和社会局势的改善、建立法制和保护人权。

科尔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也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副秘书长甘巴里先生今天上午通报他对安哥拉的访问。他从积极的方面通报了访问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和平进程的方面，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还感谢秘书长和甘巴里先生为推动安哥拉的和平与和解所做的工作。

让爱尔兰尤其高兴的是，这次访问看来进一步加强了安哥拉同联合国的关系。我们认为，安哥拉和平最好的前景取决于国际社会和安哥拉当局在众多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我们对甘巴里先生的评论感到鼓舞，他说罗安达政府准备同意联合国同安盟一道探讨安盟是否愿意认真参与安哥拉和平进程的问题。

我们认为甘巴里先生有关作为机构间小组安哥拉之行的主题的一些方面有可能得到解决的讲话尤其令人感兴趣，也给人以希望。我们要突出强调的是，如果认为这些方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遇，那么，当

前更好落实联合国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就非常重要。爱尔兰继续坚信，《卢萨卡议定书》必须成为安哥拉和平的基础。议定书应该为安哥拉各种政治意见规划政治上的途径。所有这些呼声应该得到重视，尽管应该指出，只有所有政党都民主地致力于国家讨论，它们的呼声才能得到重视。这种讨论应该而且必须包括政府、反对党，以及民间社会和其他组织等各个方面的所有看法。如果安盟采取指望它必须采取的措施，它就完全有望参与这一对话。我们重申我们的看法，即：军事解决安哥拉冲突的办法既不可能，也不可行。

令人遗憾的是，当此一年即将结束、人们期望在接触大量患难的人民和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方面应该取得良好进展之际，安哥拉的人道主义局势却仍然十分黯淡。显然，我们所希望的积极发展迄今并没有出现，尽管我们欢迎甘巴里先生提到安哥拉政府所作努力的情况。我们坚决鼓励联合国继续同安哥拉当局一道致力于确定如何解救平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还认为，安理会继续致力于执行对安盟的制裁，正在产生所期望的效果。

上述措施本身推动了甘巴里先生所说的新机会的出现。我们还认为，这些措施在改善安哥拉同以往曾以不同方式支持安盟的那些国家的关系方面也发挥了作用。我们欢迎这些发展，其中有些是新近出现的发展，我们对采取这些措施的人表示赞赏。

我们认为，安理会 2001 年 11 月 15 日会议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01/36）提供了经甘巴里先生向持各种看法的安哥拉人转达的清晰和平衡的信息。甘巴里先生会晤了许多安哥拉人，有些未能会晤。这一信息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安盟有任务必须停止暴力。安理会所持安哥拉当局应该致力于经济改革和实行问责制的透明管理的期望是另一项重要内容。此外，还强调了政府、各政党和民间社会在推进和平进程方面的作用。爱尔兰希望安哥拉能够普遍接受安理会看法的这些方面。

今天是从今年 9 月以来我们第三次在本会议厅讨论安哥拉问题。我们认为，仅仅这一点就证明安理会

是非常希望安哥拉局势取得进展的。甘巴里先生就访问所作的通报给人以几许乐观，即：在政治和军事僵局的背景下，还有一线希望。我们不想过分强调希望的气氛。但我们认为安哥拉政府、其他行动者以及我们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人都有义务尽我们的一切努力确保不再失去这一机会。

马布巴尼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今天下午，我们将就本月的工作举行总结会议，但鉴于会议很可能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们认为也许应该也回顾一下今年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会在今天下午的会上表示，安哥拉显然不是成功的事例。但甘巴里大使今天给了我们以一线希望。但他也为我们带来了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还要对我们今天下午的讲话作些改动。

我当然同意乔杜里大使的讲话，他说甘巴里大使在他个人对迄今的进展所作贡献方面实在非常谦虚。我们毫不怀疑，正是由于他个人的坚定参与，我们才能看到他所说的安哥拉新的机会之窗。

但是，大家都看到，这毕竟是长达 26 年的冲突。肯定还有其他来来往往的机会之窗。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让这一机会之窗一直敞开？”在这里，我要问的是，甘巴里大使能否在答问时进一步谈谈促成这一新的机会之窗的那些因素？讨论至今曾经有人谈到有些因素，例如安盟军事上的失败。很显然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政府愿意让联合国参与到对话进程中来。在这里，我愿意同埃尔登大使一道感谢安哥拉政府给予甘巴里大使便利、我很高兴他在第一天、而不是最后一天会见了多斯·桑托斯总统。我希望这会成为他对那里访问的一种模式。

还有任何其他因素吗？例如，安哥拉的邻国是否起了什么作用？是否已与民间社会接触？——我只是因为不了解情况才提出这些问题。如果你可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创造了新的机会之窗，将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就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加强创造这种窗口的因素。

第二，我想今天每一个人发言是都认为目前人道主义局势非常糟糕，这已说得很轻了。今天上午我们听到了最令人震惊的数字——如果我没有听错甘巴里大使的话。他说，在 1200 万人中有 41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这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即 33%。这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来说无疑都是很高的百分比。

不知甘巴里大使是否能证实这一点，因为如果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它表明这个问题有多严重。确实，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上个星期的报告，在安哥拉中部和东部对安盟展开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使这些地区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一些难民中心，严重营养不良的人的比例高达 25%。有些发言者问，我们可作些什么来改善人道主义局势。如果甘巴里大使能对此作出答复，将很有帮助。

第三，每一个人都强调民间社会的作用和教会的作用，这又是今天的辩论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我赞同杜兰特大使的意见，即在技术小组前往安哥拉后，应同这些民间社会成员举行更多的会议。但在听取法国代表的发言之前，这些民间社会成员似乎是一些不知其身份和无名无姓的英雄。我很高兴，其中的一个成员受到赞扬，获得了萨哈洛夫奖。

但我们还可作些什么来明确地帮助这种新的积极因素？例如——这又是我临时想到的，我想如果请民间社会的一些成员前来安理会，或是在按阿里亚办法举行的会议上、或是在其他一些会议上发言。这可能有两种积极的结果。第一，当然是我们直接听取一个发挥了积极作用的组织的发言。第二，我们希望通过与他们对话，将进一步加强他们的能力，在政治进程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我不知甘巴里大使是否愿对这一建议表示其意见。

最后，乔杜里大使提及秘书长的上一份报告。秘书长在这份报告中说，由于局势复杂，显然需要以他所说的“创造性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必须感谢甘巴里大使刚下飞机后就立即前来向我们讲话。因为我们知道他昨天才下飞机；我们

知道，他立即前来向我们讲话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如果时差没有使他感到太不舒服，如果他有其他创新性想法，我希望他能把这些想法告诉我们。

巴尔迪维索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对易卜拉欣·甘巴里大使出席这次会议并向我们介绍情况表示欢迎。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他的访问是积极的，取得了良好成果。

我们对情况介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 11 月 15 日的前一次会议使我们产生了期望。那次会议是关于联合国可发挥何种的作用，特别是甘巴里大使对这个区域的下一次访问可发挥何种作用，以使和平进程能够按照《卢萨卡议定书》和安理会的声明向前推进。对安理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安哥拉和平进程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摆脱僵局，秘书长在关于设在罗安达的联合国安哥拉办事处（联安办事处）的活动的上一次报告中说明了这一点。显然，只有在该国的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联安办事处才能够为更广泛的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还高兴地看到，安哥拉政府正在考虑展开一系列活动，包括裁军和收集武器方案，今后可通过联合国的存在扩大这项方案。

过去我们曾表示这样的观点，即至少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使民间社会参与和平进程是一个有益的主张：第一，减轻在和平进程的某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好战言论和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影响；第二，因为从袭击中丧生者、国内流离失所者、在邻国的难民以及因饥饿、疾病和受影响而间接受害的人数来看，政府与反叛者之间的冲突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平民。

今天我们听到的情况介绍证实了安哥拉人民面临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有 400 万流离失所者在难民营中以及在充满饥饿的城镇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个数字使我们感到关切。

因此，如埃尔登说的那样，我希望知道甘巴里大使是否能够向我们提出关于民间社会参与的建议。过去，有人提到举行一次非洲论坛会议，联合王国代表团也提议这样做。

在听取了今天的情况介绍后，我们相信，安理会必须为使联合国积极参与安哥拉的和平进程继续拟定方案。安理会应鼓励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安哥拉有有力的存在以及与安哥拉有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国家，为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最后，我们必须继续对安盟实行制裁，确信制裁制度的作用将极大地增进双方展开对话的可能性。

格拉诺夫斯基（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代表团感谢副秘书长—非洲事务特别顾问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就这次访问安哥拉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他同安哥拉当局和安哥拉民间社会代表建立的极富有成效的联系必将有助于加强安哥拉同联合国的关系，并将扩大帮助联合国在解决安哥拉冲突方面取得进展的机会。

安理会最近以三个观察国的名义发表的声明中详细说明了俄罗斯联邦对解决安哥拉问题的态度，这种态度仍未改变。

我们赞扬安哥拉政府为同安哥拉内所有积极的政治势力和民间社会建立对话而采取的建设性步骤。我们认为，萨文比先生通过拒绝接受安哥拉总统提出的有关恢复关于完成执行卢萨卡议定书基本原则的对话的可能性表明了他缺少制止武装冲突的政治意愿。日复一日，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安盟的行动已成为对其自己人民的恐怖运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安理会 9 月份有关安哥拉问题会议的评估极为重要。

在为解决安哥拉局势所作出的国际努力中，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和和平进程三个国际观察员国成员之一打算继续坚定地坚持加强联合国对安盟的制裁制度的有效性的政策，以便切断外部向反政府集团提供供给的渠道。在这方面，我们打算继续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295（2000）号决议建立的监测制裁机制的有效运作。

马吉杜卜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表示，我赞赏你召开安理会这次专门讨论安

哥拉局势的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举行证明安理会一贯关切安哥拉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该国的武装冲突。以持续四分之一世纪之多的冲突已给该国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损失，并阻碍了发展进程。

我还要赞扬易卜拉欣·甘巴里大使向我们转告了有关他出访安哥拉的情况以及他在那里逗留期间所进行的会谈。

尽管政治军事局势逐渐有所改善，我国代表团对于安哥拉持续存在的冲突仍感不安，这种冲突局势继续给经济、社会和人道局势造成灾难性影响。我们同意甘巴里大使所表示的关切，即人道主义局势的急剧恶化已导致国内流离失所人士人数的大幅上升，已达约 410 万人。

拒绝遵守根据卢萨卡议定书承担的承诺并继续无视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萨文比的安盟对这一局势应负全面责任。尽管安盟的军事能力有所削弱，但它仍在继续开展其游击活动，并以平民百姓作为其目标。这一局势是突尼斯代表团非常关切的问题。我们重申我们谴责这种不能令人接受的行动。

我们欢迎安哥拉政府一再确认的对执行卢萨卡议定书的承诺，目的是和平解决冲突。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哥拉当局执行一项以一系列政治、社会和人道倡议为基础的和平方案，以便成功实施卢萨卡议定书。

我们还欢迎民间社会和教会为促进和平和民族和解而采取的行动，我们支持他们呼吁紧急实现停火。我们确信，安哥拉政府已履行其所应负的责任。现在应由安盟对安哥拉政府的呼吁作出积极反应，放弃军事选择并停止将整个国家的未来作为交换条件。我们还认为，这一冲突的继续是对南部非洲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我们曾在许多场合中指出并且我现在重申，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这一冲突。在等待双方开展对话的同时，我们再次呼吁严格认真实施对安盟的制裁，我们

认为，鉴于目前情况，这些制裁措施是切断安盟获得武器和战争物资供应的唯一手段。

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并承认针对安盟的制裁监测机制所开展的调查工作的重要性。

莫格里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以便评估副秘书长和秘书长特别顾问甘巴里大使任务的结果。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甘巴里大使今天上午所作的非常全面的通报。

我们从甘巴里大使的通报中获悉，安哥拉政府充分致力于实现民族和解。同样我们欢迎民间社会和教会愿意参加这些和平进程。毛里求斯坚信，必须鼓励政府、民间社会和教会努力实现民族和解。

安哥拉的冲突现已拖延了几乎四分之一世纪。我们确信，对于该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卢萨卡议定书是其解决的基础。十分不幸的是，安盟拒绝遵守卢萨卡议定书的条款。相反，安盟继续在暴力的道路上走下去。近月来，安盟犯下了一些恐怖主义行径。安哥拉人民长期受苦，他们不再能忍受下去了。

鉴于特别顾问的任务，安理会必须为解决这一局势采取适当措施。我们从甘巴里大使的通报中注意到，在联合国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方面存在着一致意见。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在和平进程方面取得进展。

关于人道局势，我国代表团对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感到非常不安，安哥拉国内流离失所人士数目已达 410 万人。对于我国代表团来说，非常明显安盟应对这一局势负主要责任。我们欢迎安哥拉政府为缓解国内流离失所人士的灾难所作出的重大努力。毛里求斯同其他各国一道呼吁国际社会帮助改善安哥拉的人道局势，应向国内流离失所人士提供特殊援助。

正如甘巴里大使所提及的那样，很快将向安哥拉派遣秘书处的技术特派团，同安哥拉当局就联合国在一些问题上的介入进行讨论。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派

遣技术特派团并期望制定将使机会变为具体措施的行动方案。

坎宁安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让我同其他代表团一样表示，我们非常欢迎甘巴里副秘书长有关他出访的通报，并表示重视他提出的结论和意见。我同意安理会会议桌上许多代表所作的发言并尽力不再重复。

我们还认为报告的某些明显的方面令人感到苦恼，但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希望。卢萨卡议定书显然是政治过程的关键，是我们所有人在展望和平进程未来的注意力的焦点。毫无疑问，它将继续是安理会和国际社会的焦点和所求。我认为今天的情况通报显示，安盟仍然缺乏开始真正政治对话的政治意愿，这使人遗憾。因此，我们所有人——安理会及其各单独国家——需要保持压力并继续支持有效的制裁机制。

在政治意志发挥作用之前，我认为我们应当着重联合国能够采取的步骤，以改善安哥拉人民的生活和协助安哥拉政府改善其治理的质量，促进政治信任。我认为各位一致同意，显然有必要继续向双方坚持，军事解决方案无法使人接受，更重要的是，它也无法实现。

我们高兴地看到联合国与安哥拉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取得进步，我们要鼓励副秘书长在安哥拉政府表示的需要联合国宝贵援助的三个方面继续进行工作：和平与和解基金，协助选举以及为使士兵复员制定试验过渡项目。

我们欢迎联合国有意于明年早期就最有希望的援助领域开展工作：制定过渡项目。在这方面，联合国资助的在万博省为已复员的安盟部队及其家庭的过渡项目不妨作为有用的模式。

在较长期限，我们认为副秘书长利用其影响力鼓励在人道主义援助部门继续实行建立信任步骤会有帮助。这有利于安哥拉人民和开始建立政治信任。譬如，强调停火接种日的建议可能有用。根据此建议，安盟和政府同意在国家特定地区停火，其间儿童接种

特别是小儿麻痹的疫苗；因为它为太多的安哥拉儿童带来痛苦。

副秘书长对罗安达的访问突出强调，一旦在卢萨卡议定书基础上出现认真政治对话的前景，联合国随时准备介入。我们非常希望此事会发生。我们所有人能够并且应当在时机正确和成熟时协助促进民族和解并帮助和平进程。我国政府随时准备尽一切可能为政治解决安哥拉冲突提供便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想以马里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秘书长的非洲事务特别顾问，易卜拉欣·甘巴里副秘书长就安哥拉局势所作的十分有益的情况更新。

第二，我想作若干简短评论，它基于我国代表团同意今天上午所表达的大多数观点的谅解。

我的第一个评论是回顾安哥拉冲突已经持续 26 年之久——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尽管安盟挑起的冲突仍然存在，我国代表团仍对安哥拉和平前景抱有巨大希望。我们欢迎卢萨卡议定书所有方面的承诺；它是政治解决的唯一可行基础，这种解决使安哥拉恢复和平成为可能。

我们敦促安盟立即与安哥拉政府就实施该议定书和安全理事会就此议题的各项决议和宣言有关条款开始协商。我们欢迎安哥拉政府的积极姿态并鼓励它在与安哥拉社会所有组成部分协商的情况下继续促进安哥拉的和平进程；组成部分特别包括民间社会、宗教派系和联合国。

我的第二个评论关于对安盟实行的制裁。我们认为这些制裁是恰当的，因为它们对削弱安盟的军事能力作出积极贡献。它也说明为什么安理会对此问题继续给予优先的重要意义。

第三，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对安哥拉的人道局势给予特别重视。我们完全赞成这样一种呼吁，它要求所有各方对向冲突地区人民运送援助不受阻碍

提供便利。我们已经注意到甘巴里大使刚刚就此问题提供的情况。

第四，我们赞成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要求它们支持目的在于使安哥拉社会民主化和经济复苏的努力。此外，联合国有必要对收缴武器和使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的过程进行更大参与，因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是任何和平进程不可缺少的。

第五和最后，马里出于与安哥拉兄弟人民的团结将继续十分密切的关注安哥拉局势，即便在它离开安理会之后；应当减轻他们的痛苦。马里还要使我的朋友和爱国者，卢萨卡议定书起草人阿利翁·布隆丹·贝耶大师安息。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请易卜拉欣·甘巴里先生对提出的问题和评论作出答复。

甘巴里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要首先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对我讲的客气话，这些话是针对我代表秘书长努力为实现安哥拉冲突的政治解决所作出的工作。

我将以三个类别归纳所提出的若干问题：首先，人道主义局势；其次，政治局势，特别是和平进程；第三，文明社会的作用。

关于人道主义局势，我想确认安哥拉提供给我的数字，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确是 410 万。

我还要对以下评论表示赞同，虽然某些地区的局势不妙并日益恶化，安哥拉政府的努力的确构成好的和积极的消息；这就是安哥拉政府接受它在向其自己人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负有首要责任。

我还提到，正在作出各种努力，以保证改善物质基础设施，促进运送人道主义援助：道路、桥梁和正在修复中的库伊托的重要机场。我曾有机会就此事与总统办公室的人员接触。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鼓励政府作更多努力，在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送达的地

区开启机会之窗；这当然在与联合国、国际援助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所有利害攸关的人进行合作情况下。

至于是否要向安全理事会就人道局势作出特定通报——象过去所做的那样——这当然由安理会成员决定。有人说，这个事项的关键其实是和平进程和向前进的问题，因为，如果和平进程加快，对援助问题也将产生正面影响，我同意这种看法。

我谨回答提出的若干问题。关于启动对话和使联合国发挥新作用的今后步骤，我认为，安哥拉政府非常明确地表示，联合国需要做的是担任调解者角色，不排除民间团体发挥补充或辅助作用，并且由其他国家政府担任协调者。我们基本上已经获得许可，可以探索启动对话的方式，在今后几天或几个星期内，我们将在秘书处内考虑需要采取的步骤。一旦获得秘书长批示，我们将开始行动。

有人建议，应该停止在街道上执行和平进程，开始进行认真的接触和谈判，关于我们会谈的对象是否普遍接受这个建议，我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在政府与安盟之间建立可信的接触，如何使这种接触经常化，而且——我们希望——使这种接触产生结果。

关于教会和民间团体在这种对话中的角色，我谨再次强调，每个方面的角色应该分开。它们的角色应该是协调者，不是调解者。

还有代表问，有哪些有创意的想法，可以促进前进的道路。在这方面，我谨指出，除其他事项外，秘书长指示我做的是，借助那些希望成为秘书长盟友的方面——换言之，那些愿意使用政治资本鼓励双方朝会谈方向努力——哪怕初期的会谈只是为了会谈而会谈——的方面——的支助，努力审查这些机会之窗的前景。

在这方面，我谨通知安理会各成员，安哥拉政府已正式邀请秘书长在最近的将来访问安哥拉。秘书长在等待我的访问结果，而且，他当然必须看看自己的

日程安排。但是，很显然，正如我在罗安达对双方谈判人员指出，秘书长访问的可能性将取决于在所有方面取得进展。这包括和平进程以及或许包括联合国技术小组正与安哥拉政府进行富有成果讨论的某些领域——选举、和平基金和复员军人试点方案。我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机会。

有代表问，是什么因素创造了新的机会之窗。我想，这些因素包括联合国采取的与安哥拉政府改善关系和对安盟实施制裁双管齐下战略。这两个战略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促使安哥拉政府以及特别是萨文比的安盟努力政治解决该冲突。我认为，这个双管齐下的战略似乎在产生结果。

我还认为，安盟的军事弱点也是一个机会之窗。在与萨文比的安盟进行的任何谈判中，安哥拉政府都不是处于劣势，而是处于优势。我认为，还可以说，对安盟的军事压力显然已经大幅度增加。

我还谨提及民间团体的重要作用；我等一下再谈这个问题。民间团体各成员在继续向双方施加压力，使其终止战争，达成停火协议，因为这场冲突已经使安哥拉人民遭受太多、太久的痛苦。我还谨提到各邻国的作用。它们的支持非常关键，它们关于必须维持制裁的明确立场也有助益。我还谨补充指出，我认为，安理会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或作出宣示时都强烈支持政治解决，这也是一项促进因素。

关于萨文比对对话和停火是否认真的问题，我想我的回答是，我们必须找到答案。其实，找到答案的最好办法是努力进行接触，澄清各种情形。

如果对话机会产生结果，将对目前的制裁产生什么影响呢？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联合国制裁的各项内容。首先是政治内容——禁止某些安盟成员旅行的措施。第二，在某些主要首府关闭其办事处的措施。第三，制裁的军事内容。我认为，在某个时候，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政治内容，或许可以暂停禁止某些安盟官员旅行的措施。我并不是说现在已经是这个时候，

但在适当时候，安理会可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暂停那些因和平需要旅行的官员的禁止旅行措施——但这个问题需要明确指出，需要作具体规定。

最后，关于民间团体的作用，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我认为政府不反对各教会——我用的是复数——和民间团体所有其他成员发挥协调作用。

关于以阿里亚办法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会议的问题，这当然应该由安理会各成员决定。但我谨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破坏联合国与安哥拉政府之间精心建立的关系。

而且，我认为，我们尚未使用联合国继续鼓励民间团体促进和平进程的全部能力，例如，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发表政策性声明。在和平领域，在促进能力建设及人权领域，甚至在人道援助领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可以向严肃的国家级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其他成员提供支助。

最后，可能安排会晤秘书长。各教会——再次指出，不是一个教会——和民间团体领导人要求会晤秘书长。我认为，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善用这些渠道，鼓励民间团体。

我谨借此机会祝安理会所有成员节日快乐。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甘巴里先生提供的补充信息，感谢他的祝愿。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安全理事会现在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向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默哀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就塞内加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的逝世深表悲痛和悲哀。桑戈尔总统将一生奉献给了

他的祖国、非洲和世界和平事业。我们所有人都痛感这一损失。

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向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威德、逝者家属和塞内加尔人民表达安理会的沉痛哀悼。

我请安理会各成员起立，为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默哀一分钟。

安理会各成员默哀一分钟。

下午 12 时 30 分宣布散会